



# 文本学

——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

傅修延 著

北京

出版社



“文本”一词的初义与“编织”有关，西方一  
 作某种组织机体，在汉语中，“文”的本义为纵  
 与毛羽启发了古人造字为文的灵感，古人心目中  
 种因素交织而成的线性系统。线条可以交错成  
 尝不可以自相交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文 本 学

——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

傅修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傅修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2

(文学论丛)

ISBN 7-301-08384-X

I. 文… II. 傅… III. 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029 号

书 名: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

著作责任者: 傅修延 著

责任编辑: 袁玉敏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384-X/I·070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1/16 32 开 11.875 印张 31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文本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文本学是关乎文学作品自身的学问，它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或生成方式。如果说人体解剖学是学习医学、美术学、体育学等学科的基础，那么文本学应当是创作学、阅读学、欣赏学和批评学等学科的出发点，就这个意义说，文本学可以说是文学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现在人们十分关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没有系统的文本学理论作为基础，我们的文学理论只是一座空中楼阁。站在全球化语境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自身的文本学建设与发展阶段。我们一般只看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等已经退出了文论舞台，而不大注意到它们作为一股具有共同趋向的文本主义文论思潮，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它们创建和规范的范畴、概念与术语等，像潮汐裹挟而来的砂石一样遗留在海滩上，成为文论界交流的常规话语。即便是后来那些批判文本主义文论的西方学者，也不忌讳或回避使用这派文论留下的思想工具。

对比之下，我们的文论进程似乎正在划出一道

跳过文本学阶段,直接进入“后结构”、“后现代”的轨迹。国内潜心从事文本研究的人并不多,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的其他方面相比,我们的文本学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文本研究形不成热点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项需要沉下心来做的基本建设,没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的自甘寂寞精神,做不了这种相对枯燥、需要点滴积累的工作。国际上的文论话语已经从文学漫延到了文化,在这片广袤的领域里有的是热闹的话题,五光十色的新潮理论散发出挡不住的诱惑;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就许多宏大的话题与国际对话。与国际接轨是一件好事,但讨论文论问题和讨论其他学科的问题一样,需要有共同的本学科话语,否则便会南辕北辙不着边际。仓促上阵容易露出底气不足,在和文本学修养深厚的西方同行对话时,我们常常苦于无法进行真正有深度的交流(当然西方学者也有对中国了解不够的问题)。在国内的学术讨论中,文本学上的常识错误可谓屡见不鲜:“作者”与“叙述者”的界限经常被混淆,“文本”与“故事”这两个不同概念也动辄混为一谈。而且,违背“约定俗成”原则的文本学术语也是层出不穷,只要高兴,谁都能自撰或自译一套文本学术语:“文本”与“本文”,“结构”与“层构”,“视角”与“聚焦”,这些名异而实同的术语泛滥成灾,把读者与编辑弄得眼花缭乱。现在许多人不得不在自己使用的概念后面加注英文,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有将中文降为非标准语言之嫌,令人想起鲁迅《故事新编·理水》中讽喻过的“古鲁几哩”。

文论建设能否像经济建设那样搞“跳跃式发展”?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上面列举的那些现象使我产生两点特别深的感触。第一,文论建设与一切建设一样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必须尊重和遵循这种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基础性建设阶段是绕不过去的,强行逾越导致的最终结果还是补课。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全球化语境”?就是因为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大容易从国内近况中看出,一旦放眼全球扩大时空视野,事物的发展趋势及其意义就会昭然若揭。第二,文论建设要从基础性的东西抓起,我们要像伏尔泰说的那样“种好自己的园地”。当代文艺学中时髦的

话语是“扩容”与“越界”，这反映了文学理论界的进取心与文化关怀，我并不笼统反对这类口号。不过，与“扩容”、“越界”相比，还是完成自己名下的任务更为要紧，因为文本学研究毕竟是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分内工作，别人是不会“越界”到我们这个领域来替文论家打工的。我们千万不要干那种“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园”的赔本买卖。

或许有人会说，文本学研究在中国无须重起炉灶大动干戈，因为西方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西方的文本学虽称发达，但从总体上说有观点偏激与视野褊狭两大弊病：观点偏激主要表现为忽视乃至蓄意割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视野褊狭则为对西方之外的文本学传统懵无所知，更谈不上给予应有的尊重。这些导致其立论之基偏于一隅，不能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我在西方学习时，曾目睹一些理论家就文本学的细枝末节反复掂量，其态度之认真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不为过之，至今我对此仍深怀敬意。但是，我很难同意某些人将文本作为一个完全的封闭体来研究的做法，文本并不是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孤立存在，它运载着作者输入的信息，而读者也要从中提取信息，切断它与现实的联系固然能稳定研究的平台，但最终将导致理论的僵化。在这方面英美新批评提供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对于缺乏东方材料却自称其理论体系完备无缺的做法，我也觉得特别吃惊。有些人口口声声讲“平等”、“博爱”，实际行动却表现出对他人的歧视与对自己的偏爱。西方有西方的文本学渊源，东方有东方的文本学传统，不了解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光凭着一根西方文学支柱，就想搭建起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学大厦，岂不是有点荒唐。

时至今日，文本学在国内许多人的感觉中仍是一种脱离社会内容的形式研究，这门学问在我们这里成不了显学，和这种印象大有关系。事实上“文本内”与“文本外”之间根本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家的某些激烈主张无异于作茧自缚。正是因为观点偏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本主义文论在西方遭遇危机，

而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却大行其道。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学者终于认识到没有必要搞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完全可以将文学的文本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双赢”,于是文本学的声音重新变得响亮起来。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推出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文本学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图景。别人走过的弯路,正可以作为我们“截弯取直”的参照,或许,这才是文论建设中“跳跃式发展”的真谛?

# 目 录

自 序	文本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1)
绪 论	关于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	(1)
第一章	文本学的“富矿”	
	——英美新批评·····	(7)
一、	新批评之前·····	(8)
二、	文本中心论	
	——自足说、本体论与清除两种“谬见”·····	(14)
三、	文本构成论	
	——张力、秩序和“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	(22)
四、	文本解读法——细读法与寻找语义学因素的解读·····	(35)
第二章	求异与创新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本学追求·····	(48)
一、	文本理念	
	——从文学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出发·····	(49)
二、	文本建构原则	
	——反常化·····	(58)
三、	开拓与局限：未走到顶峰的文本学·····	(67)
第三章	关注叙事文本	
	——法国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75)
一、	叙事文本的多重阅读·····	(80)
二、	叙事文本的多种结构·····	(91)
三、	由结构主义文论到叙事学·····	(106)



<b>第四章 超越文本中心论</b>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 接受美学与其他文本接受理论·····	(116)
一、没有内核的文本“洋葱”	
——后结构主义·····	(117)
二、文本之构的“解析”与“释放”	
——解构主义·····	(127)
三、理解文本与“进入”文本	
——解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及 其他文本接受理论·····	(141)
<b>第五章 继承、兼容与开拓</b>	
——新叙事学对文本学研究的贡献·····	(162)
一、不稳定的故事	
——事件研究的深入·····	(163)
二、不可靠的叙述	
——分类标准的细化·····	(169)
三、关于“伦理转向”·····	(173)
四、探寻“可能的世界”	
——来自电脑世界的启示·····	(178)
五、走出文学的叙事学·····	(190)
<b>第六章 汉语文本的独特性</b> ·····	(199)
一、汉字与文本·····	(199)
二、词句与文本·····	(206)
三、文本单位与文本·····	(212)
<b>第七章 中国古代辨体分类中的文本观念</b> ·····	(221)
一、“体”的敏感与文本辨识·····	(221)
二、辨体分类中的功过得失·····	(227)
三、《文心雕龙》中的文本思想·····	(236)
<b>第八章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本观念</b> ·····	(247)
一、小说地位论	
——从卑微论到救国论·····	(247)

---

二、文本中心论	
——从金圣叹的“意在于文”说起	(253)
三、叙事体制的探寻	
——从史体到稗体	(257)
四、文本构成论	
——小说评点中的有机整体观	(263)
五、文本阅读论	
——细读法在中国	(277)
<b>第九章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文本观念</b>	<b>(286)</b>
一、诗歌功效论	
——“诗为儒用”与“文须放荡”	(286)
二、诗歌接受论	
——品味与妙悟	(296)
三、诗歌经营论	
——活法与死法	(303)
<b>第十章 文本观念的中西比较与综合分析</b>	<b>(311)</b>
一、文本的结构与图像	(312)
二、文本的意义与读解	(316)
三、文化、审美与哲学:文本学研究的三个发展 方向	(322)
<b>第十一章 文本学视野中的超文本研究</b>	<b>(327)</b>
一、超文本	
——文学作品的非线性存在	(328)
二、超阅读	
——赛伯空间的追风之旅	(333)
三、超写作	
——文本之城中的任意穿梭	(338)
<b>附 录 中国四大名著的文本分析</b>	<b>(344)</b>
<b>后 记 工作着是美丽的</b>	<b>(365)</b>

## 关于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

本书宗旨在于对文本主义文论展开系统研究，为 21 世纪中国的文本学建设添砖加瓦。

每当进入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都会想起黑格尔在《美学》开篇中所说的话：“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sup>①</sup>因此，首先必须对文本与文本主义文论等做出说明。

顾名思义，文本乃文学作品之“本”，它以语言文字等符号为媒介，运载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汉语中的“文”起源于“鸟兽之文”（爪迹蹄痕），“交错成文”不仅影响了汉字的造字思维，也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文本构成上。<sup>②</sup>“文本”一词的英文(text)来自拉丁词“编织”(texere)，从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看，它与“编织”确有几分相似：一根长长的绒绳可以编织出一件毛衣，一个个线性排列的单词可以“编织”成一部文学作品。因此，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文”或“text”本身都蕴含着一种“可折解性”，文本

---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9页。

② 详见后文“汉语文本的独特性”。

学或文本理论的一部分基础就建立在这种“可折解性”上。时代的进步丰富了文本的形态,传媒变革使我们今天拥有了诉诸于视、听、读的多媒体文本,而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文本实现更为便捷的电子化,更以一种非线性的超文本(hypertext)方式为文本消费开拓出了新的天地。英语“text”过去被译作“本文”,这种译法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混淆,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文本”这个名称,但愿今后文章中不要再出现用“本文”来指代“text”的现象。

“文本主义”(textualism)一词由“text”衍生而来,“text”有“原文”、“正文”和“课文”等义项,因此“textualism”的初义是“墨守原文的”,这个词在西方曾被用来专指对《圣经》的校勘。在东西方都曾发生过对儒家著作、《圣经》等经典文本的极度尊崇,这些均可以用“textualism”来形容。但这个词在本书中表示对文本的倚重,鉴于以“主义”为后缀的单词都有鲜明的倾向性,我请求读者不要把“文本主义”的意思理解得太绝对,把它读作“从文本出发的”、“倚重文本的”甚至“文本学的”都无不可。需要说明,本书并不仅限于讨论那些服膺文本中心主义的文论,如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经典叙事学等,也包括涉及文本问题的后结构主义、后经典叙事学等(虽然它们并不总在讨论文本问题)。西方当代文本主义文论并非自天而降,古希腊的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与文本有关的理论问题。可以这样说,凡是关注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或生成方式的文论,均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列。

讨论文本学或文本理论,不能将视野局限于西方一隅。我们的古人对文本问题早有思考。汉语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这种语言“编织”成的文本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辨体分类的过程中,体现出古人对文本学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中国诗学对文本消费多有高明之论,小说理论主要关注文本经营,史家在叙事体制的探寻中亦有筌路蓝缕之功。因此,摭拾整理前人留下的理论遗产成了今日文本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当代文论的影响下,中国文论界对文本问题有了更为自觉的关注。所以文本理论并不独属于西方,中国人对文本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只有海纳百川,兼顾中外,将东西方文论都当作理论建构的基础资源,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新世纪的文本学。

如果说以上已经解释了文本主义文论的存在及其内涵,那么下面就要说明对这个对象作研究的必要性。文本是文学的载体,一切文学活动本来都是围绕文本来进行的:作家创作文本,读者阅读文本,批评家研究文本。然而有意思的是,尽管文本位居一切文学活动的中心,文本主义文论却从来没有像其他对象那样获得过系统的研究。这是什么原因呢?

西方文论界不能说不重视文本问题,但是在张扬个性的西方,锋芒毕露、旗帜各异的个体往往会造成共性的消匿。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本来同属文本主义文论阵营,但由于鸿沟各据,这些流派不可能共擎一面文本主义的大旗。作为局外人,我们容易看到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倾向,但这种共同倾向在西方人眼中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倒是更关注文论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因此,在我们看来早应该开展的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在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不可为或不屑为的课题。再则,研究文本主义文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文本学建设,西方文本主义文论流派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已经创建和规范出了许多文本学的范畴、概念和术语,文论家在进行文本学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时并无话语障碍,因此对这项研究的需求并不特别迫切。对于中国文论界来说,上世纪初本应是总结中国文本学传统的时代,但“疗世救民”、“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使人无暇分神;建国以后政治运动此伏彼起,属于形式研究的文本学乏人问津;改革开放打破了许多思想上的禁锢,但文本学里的沉潜比其他研究似乎更有赖于安静的氛围和岁月的积累。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文论界开始出现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诸多议论,评论与研究中文本理论的运用与日俱增,不少文章带有西

方文本主义文论的明显烙印。<sup>①</sup> 导致这一时期文本学研究步履蹒跚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译介与研究不够，人们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缺乏系统认识；二是由于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方面的问题，人们对中国自身的文本学传统了解不多，对其意义估价不足。对眼界初开之中国文论界来说，外来影响具有激活思想之功，唤起了国人的文本学研究热情，这在学术上具有播火般的重要意义。然而当时的多数研究都未脱出西方文论窠臼，有的满足于评介传播，有的模仿痕迹太重；而一些对自身文本学传统的研究又显示出与当代理论成果的隔膜，虽有舶来术语的运用，理论鲜活性与思想创新性都嫌不足。稍后，一些学者转向中国文学自身，开始回降本民族的文本学传统，并注意将外来的概念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相融合。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诗学”、“中国叙事学”之类的旗号下，一大批包含文本学成果的著作陆续问世，其中有些已经在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文本理论。面对这种形势，一些资深文论家发出了全面研究文本主义文论的呼唤，从文本学角度研究中西文论这项工作已经无可推诿。如前所述，文本学毕竟是一门关乎文学作品本身的学问，在这方面拿不出系统的研究成果，是中国文论界一种明显的缺失和遗憾！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不能缺少文本学的内容，填补这一空白是当前文本学研究的最大意义所在。

因此，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大军中，不能缺少一支以文本学为对象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要用批判的目光审视既有的理论，无偏见地吸收一切有益于文本学建设的智慧与经验。对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对中国的文本学传统也要激浊扬清。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态度都必须保持公正，批评别人偏颇时自己不能走向偏颇，否则将贻笑大方。只有去芜存菁，兼容并蓄，才能走出一条全面吸纳中西文本学成就的新路。当前文本学研究面临着三项任

---

<sup>①</sup> 有关情况参看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务。第一是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作整合研究,以文本学为主线将各派文论打通,着重总结其文本研究的成就。这种“打通”有利于把握其本质特性,有利于避免“见木不见林”的思维误区。西方学者固然只注重个性,国内一些学者在评介西方文本主义旗下各派文论时也是面面俱到,没有在文本学这个关键点上“聚焦”。西方文本主义文论趋向于微观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对文本作近距离的“细读”,在文本的解读、剖析和阐释等方面,西方文本主义文论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它使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与生成方式呈现得更为清晰,并从多个角度探索了文本学的内在规律。应当承认,西方文论家建立的范畴多数比较客观,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相当严谨,合理的借鉴吸收有利于实现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化”。然而西方文本主义文论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偏激与褊狭外,繁复玄奥的理论趋向也是其大弊。第二是发掘中国的文本学传统,用现代概念和范畴来透视古代文论,系统归纳和阐发中华民族的文本理念。中国对文本问题也有源远流长的探索历史。古代文学作品的面貌有千姿百态,在许多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中,蕴涵着古人对形式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诸多艺术规则的巧妙运用与大胆突破;古代文论的载体更是多种多样,不但各类诗文批评不时涉及文本问题,就连史家也常就此大做文章。在古代诗学与小说评点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本理论财富,其中既有专题阐发的滔滔雄辩,也有吉光片羽式的隽语精言。我在研究中发现,古人许多深刻独特的颖悟确实要比西方人早得多,问题是如何用今天大家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表述,在这方面既要使用当代通行话语作恰如其分的阐释,又要注意保护和继承那些有中国特色的文本学范畴和概念。第三是构建更具涵盖性的文本理论,其内容可概括为“和合创新、眺望未来”。在熔铸古今推陈出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与文本学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力求做到对中西文论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不论是西方的“语法”范畴还是中国的“章法”概念,它们都是揭示文本结构与形态的重要理论工具,都应拿来为我所用并作相应改造。在厘定理论概念中不忽略西方的成

就,在讨论文本策略时多吸纳中国的智慧。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中西文本进行解剖,论述中力求逻辑清晰,避免理论上的含混与玄虚。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眼光瞻瞩文本的未来发展,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探讨文本在网络空间的生存,充分估量信息技术对既有文本形态的冲击,预测各种可能的文本消费方式并提供对策。

以上三大任务自然不可能由本书独力完成,但既然要对文本主义文论做系统研究,便不能不有这种全方位的出击,这对本人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好在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志向与这项工作的要求甚为契合,以下的讨论便围绕这三大任务展开。



## 第一章

# 文本学的“富矿”

——英美新批评

英美新批评是一个跨越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文论流派，它发端于英国而壮大于美国，其代表人物活跃于 20 世纪上半叶，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至今仍有影响。“新批评”一词在 20 世纪曾被一些其他派别的文论家使用过，<sup>①</sup>但自从 J. C. 兰色姆在 1941 年出版《新批评》一书之后，“新批评”一名就成了贴在这派文论家身上的标签。兰色姆在该书中称 T. S. 艾略特、I. A. 瑞恰慈和 Y. 温特斯等人为“新批评家”，以区别于 19 世纪以来传统的学院派批评。不过他对这些人的理论并不完全满意，所以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征求本体论的批评家”。不但新批评的命名者兰色姆不喜欢“新批评”之名，被称为“新批评派”的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意义不明确名称，因此新批评又有不少别名，而这些别名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批评的诸多内涵。称其为形式主义批评，

---

<sup>①</sup> 美国 J. E. 斯宾加恩于 1910 年发表《新批评》一文，E. B. 伯根于 1930 年编成《新批评》一书，20 世纪法国出现过“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浪潮。